

6244

:33

儲嗣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七十一
之七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一

儲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焚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趙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懸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辭，是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

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命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君子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

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今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

漢高祖十二年。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太傅酈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而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且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柰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

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文帝二年正月。有司言曰。登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謙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聞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三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夫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

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擇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耳。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曰。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時龍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所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却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也。以陛下為心也。竊願

陸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曰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陸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武帝時。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
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
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
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
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
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
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街至尊之命。以迫薨皇太子。
造飾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絕。而不通。太子進不得上見。退則困
於亂臣。獨冤結而止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
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懼憚君子。無信讒言。謹

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
下不省察。深過太子。茲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曰。將智者不敢言。辯
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
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忘太子之非。亟罷甲
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慙慙。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
子感寤。

宣帝時。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
將壽監護太子家。上以問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
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
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元帝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

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駙馬都尉侍中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死以示群。息曰。吾日皇后謹慎。却頓首曰。善輔導太子。哀帝時。司馬

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予不奉詔。臣願先賜。忍見丹涕泣言。又切生。上意大感。曾然太。幼少。意中戀戀。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八嗟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請事窮竟。議郎

取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委身吳越。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熱。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遂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恩。所以萬萬於衆臣。

陸下聖德感民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廷採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東漢光武建武中。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歸德多闕。司徒掾班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

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闔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曰。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宗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備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媒驢。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

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康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

手。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侯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魏明帝時。司徒王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菽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眾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官。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擢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

少小常苦被褥。秦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薦。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吳大帝赤烏五年。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神父張休居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和寵稍損。後遂幽閉。尚書僕射屈晃。八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

明帝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睦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官

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義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通。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爰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日。八萬

國幸甚矣。

七年。太子有不安之議。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直得失。

九年。朱據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根本。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晉惠帝時。江統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關朝親。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

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薦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設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

弋綈。足履草屨。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曾僖以恭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卑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單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牖。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土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馳名輒聞。以為後戒。竊聞後園鑲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功。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

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高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賈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染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籃子雞麩之屬。虧敗國體。賤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寺。令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瓦。

臣以為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擊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善之。

愍懷太子廢。平樂鄉侯閻續與棺詣闕。上曰。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通手跡。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通。工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陳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族。遂至王陽。餘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

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搆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皆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享。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官。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富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性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

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實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通。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閭寺。慳慳之誠。皆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喜為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

誅書御不省。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壹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妣。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既使上厭。至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

昔漢武既信姦譏。危害太子。以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郅吉以皇孫在焉。閉門拒命。後遂推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拒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大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以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以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郅吉。雖詔不坐。以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十一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

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以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苗後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置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虐疆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表防可者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群臣皆得輒嚴須鑠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遺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戡數上書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為比以寵其規推尋表疏如秦戡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立稱揚使微與於衆以勸為善以獎將來也續又陳丞相國雖已保博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

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大妃家室及賈郎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備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群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朋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嘗密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命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悞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

敬既簡於恩亦味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是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送路五日一覲哉續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竟獨行太子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命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踰遠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百變臣獨以為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嘗三族侍衛無狀實自亘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為

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悖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鄭儼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謚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謚前見臣表理太子曰聞兒作此為捷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謚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傳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綠微等皆謚父黨其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微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

冲太孫亮齊王因表曰東宮曠然家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

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暉神姿岐嶷。慧志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顯顯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遠為國胤。不替其嗣。輒詔大將軍頴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為太子。

成帝時。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八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中書令散騎常侍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忍妾改易。懼非長計。故武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

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令琅邪錢作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覲升平之世。帝有慙色。

宋文帝元嘉末。帝頗以後事為念。以侍中王僧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劾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鐸。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鐸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

聖懷臣所謂惟宜速斷不可稽遲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
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
水吳越之人善沒取之事機雖容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
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
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
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
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第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江湛
在尚書省聞變數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

後魏明元帝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白馬公
崔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
盡光道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瘡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
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

德以除災華就乎愈且天道雖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情德
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間昧之
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備貳是以
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
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考以克賓友入提萬機出
統戎政監國撫事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順神
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
無觀覲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周
明睿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
經著頭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墜冰之禍自古以
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冊告
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寇長孫嵩山陽公奚斤

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洪與太尉稔觀。散騎常侍立推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莫不辨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稔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推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所長。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矣。

孝文帝延興中。顯祖集群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任城王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親之興。未之有草。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願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

紹寶應。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以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以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東陽公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當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僖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為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宣武帝延昌三年。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官寮聞知。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常彥事承揚。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官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闕群寮住侍之式。非所以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

咸知為後世法

後周武帝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惟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官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

唐高祖武德初。法曹孫伏伽上言三事。其一曰。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遊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也。况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豈不由左。左亂之。願選賢才。澄僚

友之選耳。帝大悅。

太宗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遊無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則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惑。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於糾纏。至乃受圖膺箴。握鏡君臨。曰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傷大儀之潛運。閱往古以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故能擇層冰於渙汗。變寒谷於蹕林。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盛唐。大哉靈命。時惟太始。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晤宏遠。神姿凝暎。碩三善而必弘。祇四德而為行。每趨庭而聞禮。常問寢而資教。奉聖訓以周旋。談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華。禮教斯起。以止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

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而在人。豈夏啓而周誦。亦丹朱以商均。既彫且琢。溫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存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二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鐘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已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羣后之上。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矜於名譽。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褻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盜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少陽之道斯諒。雖天下之為家。蹈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覲披文以相質。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義而作貳。啓十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望。以長嫡之隆重。監偏師於亭障。始禍則金以寒。離厥妖則火不炎上。既樹置之遺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世。

固明兩之遞作。高感威而寵趙。以天下而為籠。慮結皓而因良。致羽冀於宸廓。景有慚於鄧子。成從理之涇虐。終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爭情。徹居儲兩時。猶幼冲。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據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宣嗣好儒。犬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羨發言於忠審。始聞道於匡遠。終獲戾於恭顯。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中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愛敬。博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已。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暨貽厥於明皇。構崇恭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群臣。亦無救於相與。中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挑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能掃江。

表之氣穢。舉要荒而見羈思。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悼愍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押蔓。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榮盛。承此邦家。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備政戒於京師。鄙韓子之所賜。重經術以為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斧藻。庶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之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堯以則哲垂謨。文王以多士興詠。取之於正人。鑒之於靈鏡。量其器能。審其檢行。必宜度機而分職。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伸。諂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於是虧我王度。戮我彝倫。九鼎遇奸。四而遠逝。萬姓望撫我而歸仁。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死生之異塗。六元結不申。感陰陽之和氣。士之痛塞。屬之以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

酷吏。是故帝堯

像陳卹隱之言

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因取象於

大壯。乃峻宇而雕牆。將瑤臺以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凌雲以遐觀。或通天而納涼。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蹶而受身殃。是故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垂裕。雖成百里之園。周文以子來。而克商。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溫克。若其醜營。以致昏。沈酒以成心。痛殷受與灌夫。亦亡家而喪國。是以伊尹以酷室而作戒。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咨幽閑之令淑。寔好逮於君子。薛王禁草而割髮。固班姬之所耻。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為羞。乃有禍晉之驪姬。畏周之褒姒。盡娥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鑑於前史。復有蒐狩之禮。馳射之場。不節之以禮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叢狂。夫高深不懼。奢靡之徒。鞿縶為娛。小堅之。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

鷹犬之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板之理。獸駭不存之地。猶有硯於獲多。獨無情而內愧。以小人之日思。鄙忝不賞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感泰喜元良盛而萬國負。以監府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收速。數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鸞鳴日。驕馬轉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猶蹈道而不倦。極耽翫以。切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殊飛蓋之緣情。闕雅言以贊德。異報息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於鴻名。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止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朕曰。賜既馬一疋。綵物三百段。

七年。太子監國。詔杜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較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慶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况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辨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皆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

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

保傳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理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
皇所愛。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
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惟柴
紹實誕等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
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
曰。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
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
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
為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
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

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顧問。以補萬一。
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讀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
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不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
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
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
不為。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
好畋之淫。何以主斯。也。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
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
知君臣父子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
皆因行以遠間。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飭其
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
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玩。苟悅耳

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頗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門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鞭擊之。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奢極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濶。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無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堅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官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日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闐闐。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微猷。今旨反有嫌猜。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望安居思危。口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

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財。實私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陵雲檠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用。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民實。播於無窮。其聲被乎物聽。咸著簡冊。用為美談。且今

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其幸。何庸於此。中更有脩造。財帛日費。上木不傳。役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無復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羊牛既自不見。直長無由得知。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面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間宮內。往往取太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闈。已積歲時。犬馬識恩。木石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但悅意取容。藏孫志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棄舞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

役。不許分番。入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圭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諫爭。於文帝。咸殷勤於端士。皆慷慨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善則率土沾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習馭。鴛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恒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關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乘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哥友等。咸是人面獸心。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

其就舍殺之。志寧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正寢處。皆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

貞觀中。太子承乾黷亂禮度。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疏。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爭愈切。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厲承乾之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二

儲嗣

唐太宗嘗謂左庶子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音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屢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疆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命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十八年。晉王初立為皇太子。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命太子居殿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蓋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禮之尊。申下天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耆馬。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嘗識憂懼。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太宗彼千。舊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歷考聖賢。咸資琢玉。是故周禮上書。師望爽而加裕。漢書兩人。引園結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聖善惡

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獻策。務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資。非勞案。論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侍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寔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宴安。言從此始。以臣愚短。幸參侍從。思廣儲明。輕顏聞徹。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睿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往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尚曰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瘁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攜玉華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偕於入室。陛下自好

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
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際。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詢以今
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今
太子久入廷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
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
儲君。推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
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間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
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
微慎。遠慮群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則與躬納相違。監撫二周。未近
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
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嬖疑。
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傳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

還東朝。拜謁既疏。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
宮寮。無因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
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微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變頽。太
子溫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效愚忠
者。願蒼溟益潤。日月增華。太宗乃命洎與岑文本馬周。適日往來
東宮。與皇太子談論。

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過物必
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凡稼穡艱難。皆出人
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能代
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
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依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

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可以自鑑。

太宗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褚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傳。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

太宗寵愛魏王泰。月稟過白。太子遠甚。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庶子不得為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稟料過東宮。議者以為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室。為複道。費財鉅萬。山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致於敗。輔以退諫之臣。乃得免。今魏王新出閣。

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八宜擇師傅。教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人主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矣。謂者為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舍。恐以罷之。成王以寵為懼之美。帝悟乃止。

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群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帝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正。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東賢者。保傳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

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閒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起居郎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紜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棘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又笑曰。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高宗時。王皇后無子。以燕王忠為太子。及后廢。武后子三歲。許敬宗希后旨。請立正嫡。謂太子忠。且同漢劉彊故事。帝問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出。微令知有正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曰。故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忠。

武后時。姚班為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日。臣聞賈誼。極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衣絁。足草屨。齊高帝闈。用銅者皆易以

經侯帶玉貝劔環佩以迴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主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者不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者莫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以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壯諫書。中宗嘉歎。

時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敗散。因奏曰。自古二月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

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願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於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視大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反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旬。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能議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元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平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

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數請
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工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
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
中外大悅。

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冀州武邑
人蘇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有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
餘年。豈不聞虞舜褻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
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我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
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
退就公侯。任以開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
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博養成德。器藩屏皇家。
言秦晉雖精刻。不能無慮。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夫馭群雄。唐室親事。式旅以平。
審縣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一曰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
前曰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
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心。救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類面。
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狀臣謂天。志人事。遠歸李氏。揚德則復器。滿
則覆。當極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行萬機。自怡聖心。文臣書之。樂府
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事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
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

中宗初。為太子時。生懿德太子重。高宗喜甚。是歲為皇太孫。開府
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曰。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
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
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

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可以為王。八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

睿宗初。以子憲為太子。後復位。楚一有功。將建東宮。未定。憲辭曰。儲嗣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帝嘉憲讓。遂許之。

玄宗時。張九齡奏曰。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為國之貳。今則廢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太子。先之以教。必使書儒碩德為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為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為之太傅。傳其德義。召公為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傳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祭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間。正事雖欲為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胡越之人。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故。徵用名賢。執事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

玄宗寵倖惠妃。妃訴太子瑛于帝。帝大怒。欲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自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子孫蕃衍。柰何一日棄三子。昔晉獻公惑嬖姬之譏。申之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巫蠱禍及太子。京師喋血。晉惠帝信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不廢。肅宗時。太子妃蕭娘。部國公主也。上蓋媚為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

不知所對。中書侍郎李泌入。帝數稱舒王賢。必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事。且十宅諸弟。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殘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口舌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故也。即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郢國為其女妬忌。而盡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爭數十意。益堅。帝悟。太子乃得免。

時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廣平王行軍司馬李泌密白帝曰。建寧王

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似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乎。太子怒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憲宗元和元年。左拾遺元稹奏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變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敢冒昧誅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林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足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遊異僻絕之環。

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稱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趨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趨也。今夫成王所趨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趨。則典禮樂而朝。諸侯播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官之殺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戮賊之術。且曰恣睢盱。天下以為貴。冀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虐。傾天下。而胡亥已自幽於深宮矣。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寃死。無以自明。而况於疎遠之臣庶乎。若此。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以免。偶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責者。教其賊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異遊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傳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選亦甚重。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漢魏之

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虐。傾天下。而胡亥已自幽於深宮矣。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寃死。無以自明。而况於疎遠之臣庶乎。若此。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以免。偶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責者。教其賊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異遊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傳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選亦甚重。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漢魏之

至於武后臨朝。剪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危難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於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合近胡安金。歲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曠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誼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取由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為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反居上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傳

後嗣則不可。朕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目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為之。更進送見日就月將。曰令皇太子洎諸王。定齒卑。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賢疑備。則資將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是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言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賊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

李。微臣竊不自揆。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策。輒敢冒昧殊死而
言之。

三年。學士李絳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
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己。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
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天寶。四年于茲。坐
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
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為憲章。伏望陛下加
揮灑之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興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先
於萬代。同安侍膳。道播於百王。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虔懇未
通於天。荒孝誠未達於宗祧。而遽示天下。私光及于子孫。朕甚惡焉。
然以卿忠誠。累有陳請。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經典。憲章事重。禮崇。矧
然增惕。宜休所請。遂下制司擇日。備禮册命。即惠昭太子也。

宣宗時。御史中丞魏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
未立。不立。不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陛下帝為感動。自故宗
後。思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輔政。自發
其端。朝議歸重。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張昭遷都官。負外郎。時皇子竟尚奢侈。昭疏諫曰。帝
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騰期
而驕自至。倘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豫為教道。
何以置之盤牙。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盡喜無稽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
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親賓滿座。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諂
謹者多。以此而欲託以主鬯。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陛下金皇
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一事。每
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

為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臣又聞古之人君即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惡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揚勇太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屬。借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視之際。依嫡庶而為禮秩。據親疎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徽幸。保宗之道。莫大於斯。明宗覽疏而不能思。

宋太宗時。寇準出知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劄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

宋真宗咸平元年。侍御史知雜事山錫上言曰。臣竊觀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樓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士李絳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已設。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開窺覲之端。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兩司擇日冊禮冊命。今陛下自出。承承大位。改元以來。五年于茲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慮窺覲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天禧元年。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陳靖上奏曰。臣伏見皇太子光祿承。臨方內。游雷成象。正位於青宮。五和鈴。儀於清廟。惟實察之具。心師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保者。保安於德。義尚曠。厥修未備。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搗摩群籍。冀有確論。上贊昌朝。粵自五帝。選賢三五。

授子。雖揖遜之或異。在訓導以收。虞舜之書則曰。教曾子。無用之典。則曰。延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心服。冕裘陳函。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至若就道德敦孝恭。此可以發智理於內也。伏願陛下隆邦家之本。考治襲之文。延揖公台。充備師傅。體一聖之基緒。副三靈之宅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光厲。亦共貫於守成。又惟陛下頒列藩府。以昭聖意。歷試京邑之繁。重備嘗掾。繕之艱難。雖勿用以居潛。已重。而合。故。宗皇帝。英心奮斷。大略制權。謂六備。而可。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齡。是宜設彼師。臣請且其禮數。恢七教以興之德業。廣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弼。率永賴於正人。臣謹案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寤。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者是知。保傳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觀唐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

有憲章。然而師傅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識寡陋。罔測津涯。伏乞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檢討。召秉鈞之元輔。計之久長。庶使左右周儲。賴旦爽之香德。羽翼漢室。躋園綺之高踪。上符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遠當春。尚玷周行。請老婦田。案禮經。而愧晚。封章言事。表臣節之有終。倘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仁宗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張述上奏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楹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蚤為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憂之。有生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而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煥有革。氣至而回。極而變。運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

朱三聖之業傳之于千萬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
繼未有訖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難疑不
失。非孝也。群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責而
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康又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岳
瀆。分寵六官。用均愛施。或末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以禮務
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

嘉祐五年。述又上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
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
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誠疑之。夫嗣不
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則或官闕
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今孩孺以久其政。異聞昧以竊其權。
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為計。豈不危哉。

六年。述為職方員外郎。提點淮南銅場。又上奏曰。臣讀書為儒。歷覽
經史。而効官州縣。唯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
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
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遠。伏慮衡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
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
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陛下曾不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憂
宗廟社稷。伴繼嗣不絕矣。若未子細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一
祖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絕。則陛下為
孝矣。臣愚敢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
襲祖得天下。謂無長君。所以繫祖得之。藝祖奉杜太后之言。所以不
忍傳之子。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位。藝
祖豈得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豫王。若天意與

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矣。上天之意如是。陛下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歲時。宜審擇藝祖太宗賢子孫。且立為皇子。但且異其爵位。試之官政。繫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可以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况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而有萬一不可諱。倉皇之際。危急之間。實位神器。而欲使宮闈左右。十官兩府。逸相觀望。而一言謀之。豈陛下之心。輕祖宗之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擇而為之。欲至倉皇之際。顧令左右。取次謀之。此陛下不謹重三聖之基業。同尋常之事爾。夫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宗廟社稷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天下在位歲久。萬機之政。務聞熟見。一欲凝神淵默。垂拱仰成。而福賞罰雖曰出自朝廷。而陛下不

專於已。賞罰不專於已。而威福漸移於下。臣愚實憂之。書曰。惟辟作福。漸之時義大矣哉。履霜。堅冰。王。蓋言漸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乎今矣。臣愚生不能一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觸犯忌諱。狂言僭說。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紹隆宗廟。社稷禋祀。世世祭享不絕。臣雖赴鼎鑊。兩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掛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去禍。以靖福。却亂。以格治。救亡。以圖存。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高者伏覩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賴宗廟社稷之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寢康。然猶上有謫見之文。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故示祥異。明白丁寧。

嘗誠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正有所為而然也。獲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為心。韓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存。請見妖言之警。誠恐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覷。斷宸衷。發天意。擇用。示室賢。垂子弟。或教育官。關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如。五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焉。伏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以推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有言責。計無家為。戴陛下之恩。極。之重。願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毫有益於朝廷。則萬死。臣於鼎鑊。干冒。旋。臣無任。忠。待。

罪激切屏營之至

三年。通判并州司馬光請建儲副狀曰。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之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危安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詭言以相。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而中心惶惶。何所不慮耶。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而謂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

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之入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或無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必先定則危。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譬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云。工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群臣愛身莫以為之。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以其身之踈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以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且使謹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正石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踈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未嘗不謹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况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甘露。豈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庶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

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而獨於此未留睿意。早定大議。則曷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為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行。尊尊可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闕。美補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備重章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

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莫不共賴陛下聖明之德。况群臣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被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况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况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幸如蟻蟻而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為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倘以為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倘以為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微與毫釐之幸也。虞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

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嘉祐元年。光又上言曰。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瞽言干犯聖聽。伏地傾耳以俟明詔于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儂鈍。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為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濫。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汙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歲。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歲

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德則在於
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德之有
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嘗以是
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
捨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昔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漚。
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况復細於彼三者。
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
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
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無慮。
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
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
企踵而立。扶耳而聽。以頌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

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
亦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各危安之幾。間不容髮。日失一日。
責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
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
此臣所以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
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可有可
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
之罪。不敢辭也。

先又上言曰。臣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
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
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請聖
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壑。

杳然莫知其所之。豈疎遠所望哉。臣一不勝憤懣。敢復剖折肝膽。陳者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口。心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所以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矣。士不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群臣不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末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志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而大無此為急。然而各畏刑言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而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

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燹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扁鑄。擇人而守之。况如是黜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為陛下望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願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受屢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違違。起則思之。卧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己。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為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聾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

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况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為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以水災。親下明詔。巡訪中外。勸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求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六年。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乞建儲。上劄子曰。臣先於至和三年。

通判并州事。曰。三曾上言。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雖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醢。伏望陛下取臣曷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

光又乞建儲。上劄子曰。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慎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受

感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

七年。光又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曰。臣等伏聞擇本月二十五日。差內臣宣皇子曙入內。而曙猶復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君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曙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然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本月二十五日。

宣曙內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况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曙既為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闕。教迫切責。使即時入內。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宮。亦仰以禮教。遣不得又容遷延。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為開封府推官。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倚遷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三

儲嗣

宋仁宗嘉祐元年。知制誥吳奎上奏曰。臣聞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今陛下在位三十四年。而嗣續未立。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故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乎。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漢成之於哀帝。孝和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曾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繫四海之心者也。陛下春秋猶盛。嗣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頗優其禮。於宗室臣子之心。誰曰不然。陛下勿聽陰邪巧計。以誤大事。假如倉卒之際。柄有所歸。致社稷宗廟不血食。書之史冊。為萬世憤。臣不願陛下以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也。此事不宜優游。願速裁定。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間。然亦

不獨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爭。致宗祀無本。藹結羣臣。慮召診氣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罰。無大于此。

祕閣校理李大臨上奏曰。臣竊以比來大雨入都門。壞廬舍。溺人民。祖宗以來未之有也。謹按漢書五行志曰。簡宗祀不禱祠。則水不潤下。今朝廷祭祀非不恭。時享非不至。而反謂簡慢者何。皇嗣未立。主鬯有關。故也。夫水萬物之本。太子天下之本。今天下之根本未立。上天深示災變。伏望陛下鑒天之戒。早擇儲嗣。以前定天下之心。古者天子即位。必有儲副。以受宗廟。易曰。主器者長子。又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是天子必有儲副。而天下獲安。今儲副未定。祭祀幾廢。故天之變示深切者明也。伏乞陛下無逆天時。為社稷蒼生留意焉。臣之朴忠憂國大計。昧死以聞。

觀文殿學士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上奏曰。臣伏以中外之任

各有分局。職外陳事。皆不出位。在臣則不然。早自寒儒。偶升朝序。竊陛下千世之遇。真于侍。以付之權任。遂登樞府。追冠台司。臣之推愚進無他路。凡在恩擢。莫不竭力。今身已頽憊。猶居一方上將之位。則國家大事。敢以守屏自外。忍默不言。上負大恩。慚責重矣。恭惟陛下至聖臨御。三紀日謹一日。德全業大。憂勤機務。焦勞夙夜。今春之初。偶嬰微疹。萬方臣庶。心如焚灼。祈禱穹昊。冀集福聖躬。天地降休。廟社垂慶。藥劑有喜。亟臻平復。壽康之永。人神有賴。然臣今昧萬死而思有所陳者。蓋以陛下儲嗣未立。宮坊虛位。誠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下察臣民系望之懇。發日之明。親加精慮。歷選宗室。宜為嗣者。速決聖斷。制命一出。四海惟抃。天序既定。羣心大安。如此。則陛下增基業之固。奉宗廟之享。無大於此也。至如天禧之時。先帝遺孀。薄率之誠。雖懷憂戚。而中外帖然安心者。以陛下在東宮故也。此理昭

昭於耳目矣。伏見唐世。乃鎮之臣上儲宮者數人。當時不以為非。而並蒙录用。遂得福歸王室。况臣感主之深。愛君之切。苟以益國而死。愈於負恩而生。所以冒重禍而不疑不悔也。且臣年垂七十。適於休退。固無他希冀。惟陛下保萬世之業。蒙無窮之幸。乃臣之大願矣。歷血上控。祈賜裁擇。不勝輸誠待罪之至。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奏曰。伏惟陛下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宗廟社稷計獻于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不豫。時有言曰。我為宗廟社稷計。以廣孝道。憂勞而成此疾。陛下所謂宗廟社稷計。而憂目勞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以宗廟社稷為念。是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

政。願推向者之言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為實。伏惟陛下擇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之公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至願。稽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

鎮又奏曰。臣聞傳曰。決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蓋言有所需待而不

決則害智而賊於事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曰。再斯可矣。何則。再思則是非定。至于三則惑。况過于三者乎。然則是非已定而後思之者惑也。孔子之所不與也。臣近奏參考祖宗故事。選宗室子優其禮數以係天下人心。竦有聖嗣復遣還邸。此是非之至辨而無可惑者。及今月餘不決。故天雨而不止。雲陰而不解。此其應也。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計而形於言。今已平復。其肯忘宗廟社稷之計而不行之邪。必不然也。臣恐大臣不為陛下將明之爾。陛下恭事宗廟。仁覆海內。上天之報必生聖嗣。臣今所請。乃祖宗時故事。以權係天下人心者。何惑而不為之乎。伏惟上觀天意。久雨之變。速加豫定。以示中外。臣不勝大願。

鎮又奏曰。臣伏見天下以水災奏者。日有十數。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所謂水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祇祖宗山川之祀。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順。天時非逆天時也。非廢祭祀也。非不禱祠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乎。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以繫天下人心。竦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日不行。正謂簡宗廟也。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所上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以塞天變。

鎮又奏曰。臣前後六奏宗廟社稷大計。四奏進入。兩奏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者。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而中書大臣迭相設辭以拒臣。以此觀之。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為也。為大臣而不欲為宗廟社稷計。非所謂為大臣也。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

之計也。今星變主急兵。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保其為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

鎮又奏曰。臣伏見天禧三年六月彗星見。未幾而冊陛下為皇太子。方是時。真宗皇帝只有陛下一人。天下人心已有所係。然真宗皇帝遷立陛下為皇太子者。欲預正名。分以塞覬覦之路也。非私於陛下也。為宗廟社稷之計。與應天譴之變。皆當然也。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無有所係。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陛下。以簡宗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君臣晏然。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懼而待罪也。初流星示變時。大臣豈意必有大水乎。及大水入都城。大臣親領徒役。以捍水患。今大水已定。而不知致大水之本。本由簡宗廟而不為宗廟計。故天又出彗也。彗

之變。主急兵。大臣又不知先定大計。以備兵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親捍之。雖勤勞如捍水之時。亦無益矣。陛下為民父母。已視民有壓溺之患。又忍使遭戮辱之禍。而不為宗廟社稷計。以答天譴乎。

鎮又奏曰。近除臣侍御史知雜事。本臺見兩官奉聖旨。令受教告。速赴臺供職者。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適見。為變非常。故乞速定大計。以答天譴。闔門待罪。祈以死請。臣人微言輕。固不足以動聖聽。然所陳者乃天之戒。陛下縱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之戒乎。彗星尚存。朝廷不知警懼。彗星既滅。則天不復有所言戒。後雖欲言。亦無以為辭。此臣所以懼恐而必以死請也。今除臣侍御史知雜事。則臣之言責益重於前。所有告勅。未敢祇受。

鎮又奏曰。臣伏見古之人有以死諫。忘其身之計。唯宗廟之是憂者。蓋有官守與忠義之所發也。臣今日之為。亦猶古之人也。有官守也。

忠義之所發也。肯變其身而忘宗廟之憂。以自愧古人乎。所以前後奏議者凡十一上矣。是皆陳天地之大變。與述天下之人之心也。伏乞陛下以臣前所奏議。盡付執政大臣。速為處決。以應天變。以慰人心。以為宗廟社稷之計。臣之區區。不勝大願。

鎮又奏曰。臣前後三准中書劄子。聖旨指揮。令臣疾速赴臺供職。臣未敢從命者。非慢陛下之命也。欲陛下行臣之言。而為宗廟社稷計也。夫君命有固不可違者。亦有固可違者。君命是而臣執之非者。固不可違者也。違之誅之可也。君命非而臣執之是者。固可違者也。違之寬之可也。伏乞陛下問大臣。臣言是邪非邪。如以臣言為是。伏乞寬臣之罪。因此大禮擇定副貳。誣告中外。以為宗廟社稷計。以臣言為非。伏乞誅臣。以為妄言之戒。所有知雜御史之職。臣未敢輒受。鎮又奏曰。臣前後三准中書劄子。聖旨指揮。令臣疾速赴臺供職。有

以見陛下愛臣之深也。初臣待罪。陛下不以罪。而又遷擢之。臣未即赴職。而陛下又三降聖旨。敦趣之。是陛下之息意於臣。篤且至也。而臣終不敢輒就者。自陛下擢臣為諫官。臣已將身許陛下也。今日之事。乃是臣致命之秋。陛下不用臣之言。賜臣之死。則臣一身之輕。何足道也。陛下感悟臣言。而為宗廟社稷計。則臣之言甚可重也。不以一身之輕。而廢甚可重之言者。臣之職也。臣之身。一人之私也。臣之言。衆人之公也。宗廟社稷之計也。陛下與其邛一人之私。孰若行衆人之公。以為宗廟社稷計。誠能因大禮定大議。決然大告於庭。則陛下收納諫之名。以慰天下之心。豈不美哉。如是。而臣就死。無所憾也。生而進之可也。退之亦可也。於陛下職事無所負也。於臣之初心亦無所負也。

鎮又上奏曰。臣待罪中。蒙除知雜御史。七降聖旨。臣雖甚愚。知陛下

必以臣言為是。然久而不知決者。竊恐左右近習以為陛下已嘗不用為此以惑陛下。是皆佞邪無識之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謂此輩。臣愚謂陛下既安。尤當為之以吞天意。天意報既。必蒙子孫無疆之慶。此天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陛下黜小人姑息之淺見。察臣之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必能盡力輔佐陛下。以為宗廟之計。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竊恐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具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議。有異議者。乞與臣廷辨。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辭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

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與必然之聽。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年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

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躬雖未有皇嗣。而有公主之愛。上憫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

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若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庭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關於朝夕。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仁宗春秋高。未有嗣。集賢校理韓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為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胄。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繁。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孫子矣。

三年。吳及改右正言。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一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後令婦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付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遣者抵死。以年此禁益弛。天地之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

御史中丞包拯上疏曰。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

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即建儲貳。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絕中外覲之望。乃有國之常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陛下紹隆丕構。已逾三紀。仁孝恭儉之德。格于上下。孜孜求治。未嘗一日少怠。茲固群臣仰望清光之不暇。但以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之心憂危至切。雖前後臣僚論列者多矣。平不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者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今既皇嗣未降。亦當乘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臣願陛下特出宸斷。密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衆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勗。仍與增補僚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諭以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鞏固王室。可以挫姦雄觀望之意也。竊皇嗣誕育。則以優禮而進退之。此亦古今之通義。陛下何憚而不為哉。伏况藝祖以艱難得天下。

以聖繼聖。傳於陛下。垂及八百年。陛下豈可不念祖宗之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之適。忽經久之策。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以疎外之迹。累當言責之任。今陛下以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不言。是上孤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為。惟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拯嘗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時群牧使宋祁卒。上遣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為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才。進爵親王。為七宅之主。若六官有執權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

防禍患之大計也。

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奏曰。臣被旨令為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臣聞漢文帝二年有司請豫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為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太宗。自開闢以來。神武英斷。未有如太祖皇帝。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室敦厚慈仁。可以為副君者立之。則儲貳之分定。天下之心安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臣不勝區區之情。

首相韓琦上奏曰。臣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以陛下臨御四海已四十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為嗣。陛下慈仁崇儉。冠絕今古。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為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為嗣者。優加職

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惟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日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為學者。置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半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慈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恐有以報上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

琦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

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曰。中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盡八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在。獨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

呂誨上表曰。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精擇旁繼。指斥祖宗。分別裔緒。臣子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隕獲。發於忠誠。而深虞機會之失也。雖然。宗室有親疎。天資有賢愚。委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冀。惟陛下思忠言奮剛斷。遏未然之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近奏彗星躔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曰明堂。前為太子。後為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質之知星者。以謂既直且闇。而彗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秋京師淫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江河泛溢。民戶墊溺。斯陰盛之沴。固有冥符。唐神龍初。洛水暴盛。宋魯先曰。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美。相成之間。壽域所集。積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數

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亦陰沴之應。窺覲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賢。稽合天意。况宗枝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久系。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最為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樂安冲幼。而畏清河嚴明。卒至於亂。苟有正人。謹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念祖宗造宋之艱難。鑒成安隳漢之基祚。窒奸臣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覲之患。早為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

同知諫院呂誨又上奏曰。臣伏覩淮陽郡王宮置翊善侍講等官。又聞翊善王陶等請郡王當拜禮者。臣竊思之。蓋名有不正。禮因失宜。

敢不論列。上裨宸聽。今王出閣。儀非開府。當且設師友。不宜建置僚屬。國朝至道元年。中書奏案。唐文宗朝李石言。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隆殺之禮。請改為奉諸王講讀。皇姪皇孫是環衛之職。請以教授為名。從之。先帝為壽春郡王。命張士遜。崔遵度為友。至天禧中。士遜為諫議大夫。兼太子庶子。詣資善堂參見。猶令升階列拜。自是始有跪受之禮。事體甚明。臣欲乞朝廷先正陶等職任。名位既正。禮亦自安。又况郡王年已長立。當早出閣。以奉朝請。如此。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為寮屬。於禮宜矣。

殿中侍御史襄行陳洙上奏曰。臣聞孟子之言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可也。臣官為御史。身有言責。當世之事。繫安危興亡之本原者。計身而不言。則失事君之大義。切言而不避。則蹈死亡之顯誅。臣敢捨生取義。據瀝肝膽。仰聞於陛

下。誅之。容之。惟君父命。伏以陛下仁俾帝堯。孝同周武。體元居正。已四十年。惠滂澤流。浹民肌骨。陛下視億兆之人如赤子。億兆之人視陛下如慈父。未有為人之子而不憂其父之憂者也。天下之本末。吾君之子未育。此天下所以皇皇而同慮也。臣竊探天下之心。揆天下之論。而開陳之。方今皇嗣未降。人心未安。公南大臣無敢言者。朝廷安危。莫大於是。歷代治亂之迹。甚明。臣不復條舉。姑借東漢之事言之。順冲質之際。漢祚幾絕。清河王蒜。景親賢而不得立。奸臣梁冀立。蠡吾侯志是為威帝。忠臣杜喬。李固。雖力爭就死。曾何益於漢哉。威帝既立。政移五倖。刑滯三獄。而宗社自此危矣。迹其所以然。蓋辨之不早。計之後時也。嚮使李杜之策行於前。梁冀之謀不得用。則炎曆長久。其可量乎。思東漢之事。則知奸邪之臣。幸時失制。廢明立昏。棄長扶幼。以危亡其邦。家皆可見也。然則可不預為久安之策哉。臣愚伏願陛下決自清。發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立為皇子。實之左右。使日聞陛下之訓言。日觀陛下之德政。則天下之憂者。而奸臣之謀戢矣。皇天輔德。其應如響。陛下至仁至義。至慈至孝。行將天錫聖嗣。繼照四海。復俾宗室退還舊藩。九州四海之人。孰曰不然。夫先機而謀。則事克濟。失時而慮。則禍已萌。臣失今不言。而異時身碎言之。不過能效李杜之死耳。曾何益於朝廷哉。陛下如不亮臣愚忠。以臣為懷異日之圖。莫若先殺臣之身。而用臣之言。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聖慈。宣示臣章。付執政大臣而行之。天下大幸。

七年。古正言王陶上奏曰。臣伏親自至和中。聖躬不豫之後。天下之人。顛顛惴惴。無所寄命。日望上。躬眷命。降生聖嗣。內承九廟祀享之重。外安四海億兆之心。天貺莫期。未如民志。朝廷百

執事州郡之吏。下至草莽之士。抗疏交章。引古今陳災異。請擇宗室親賢。早建儲嗣。危言切語。感動天聽者。以數百。夫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不孝為姦利託附之人哉。蓋發於至誠。為宗廟社稷無窮大計。他日四海生靈。死亡之命。繫於安否。深思遠慮而已。陛下納諫從善。博通古今。治亂之要。知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道。在乎順民欲而安衆心也。故歲觀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知宗正寺。上以先後天心。導迎景覲。而俟與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歛重祭享。而備主鬯之職。下以順悅人情。表的聖意。而示強宗之勢。中外聞之。咸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搖搖之心。一旦而定。他日聖嗣降育。則稍遷其秩。使歸本邸。進退之命。無傷國體。莫不稱慶。陛下有堯之至仁。舜之大孝。漢文之恭遜。而宵謀英斷。非近代中庸

之主。所可致及。厥後寢聞稽緩。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或罪宗實以為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為辭避。或者流言云。事白官中。嬪御官臣姑息之言。聖恩因而微感。且婦人近幸。不識國家大計。苟務一時。憚悅陛下。而不知返沮壞美政。睽隔英斷。為害甚大也。風聞宗實自有此命而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歎息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奸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自古天下禍亂之始。未有不由繼嗣不立。付屬之心。不豫定。而遂致後世爭奪危亡。使天下赤子。糜爛塗地。而受獎者也。况數歲以來。災異頻數。不可勝紀。今春徐陳許蔡。迨京畿之民。訛言相傳。極

土而食。近又龍闕於南京之舊驛。盛夏火王。金當消。又太白芒
角盛大。陵犯變惑。又太白經天。與歲星晝見。天地人事皆見變
異。其占為兵。為凶。為人心不安。為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為
陛下言之者。陛下於此時。豈可尚復優游不斷。恐懼備省。急吞
天或我。夫天下者。聖祖神宗之天下。傳至陛下。使陛下永置生
民於安全之地。陛下當思先帝付託之重。使宗廟社稷生民有
所依賴。天下忠臣義士有所取正。無令漢成帝獨有美名也。前
日未命宗實。人人言早建儲嗣。今日乃無一人敢言者。非今日
之人不忠。蓋前日未有主名。泛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今日補
一宗正官。雖非繼嗣。似有主名。又陛下猶務遲疑。自冬徂秋十
月矣。中外之人無貴賤賢愚。人人自顧私計。懼陛下見疑獲罪
不敢出一言。但曰聽朝廷所為。以下治亂而已。臣職為諫官。倘
又不言。則誰為陛下言之者。故臣區區憂國之心。顛沛彷徨。而不
能自已也。

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監察御史傅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備
天下望。及英宗為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
以宗社之重建皇嗣。且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
為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
供具甚厚。

英宗初即位。同知諫院呂誨上奏曰。臣竊以事之遽者。步寧思
於中。矩心之切者。言何假於文為。况任居言責。世有憂危為。敢
怒然自持。為全身之計哉。臣以謂王者所以尊高於人。上。修舒
於天下。以賞罰之柄。專其有也。故威福不可移於下。謹重撫守
而已。恭惟陛下踐祚以來。聖體違豫。雖天光臨下。而德音鮮聞。

萬機之事未嘗可否。悉付中書密院。然皇太后嗣決於中。自匪
輔臣。雖承旨兩制近侍。亦不得造簾箔之下。况疎遠之臣耶。如
是爵賞刑威。一歸於政府。盡公則已。脫或差謬。何繇專逞。下情
不無於蔽壅。所以中外慙然未安者此也。尚賴忠良一意。上下
無間。萬一姦邪得進。盜弄威福。勢不可不防其漸也。為陛下謀
者。莫若早建元良。自輔。歸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歸。則下無
異心。此當今之速效也。漢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請豫建太子。文帝
英睿之君。景帝賢明之嗣。尚以不豫為憂。誠有謂也。况淮陽王大
資敏悟。位當冢嫡。速宜建立。以固本根。旁絕疑覲。慰安人心。斯萬
世之慮也。伏望陛下。六開聰聰。俯納愚忠。審操柄不可移於下。思
機會不可失於時。法漢文。豫建之策。為廟社長久之計。上有聖后之
翊輔。下有元良之倚賴。陛下高拱巖廊。仰成庶政。臣私謂雖泰山之
安。莫安於此也。清靜不言而化人。神昏悅。天意昭輔。勿藥之喜。計日
可期。天下幸甚。

諫又上。慈聖皇后乞。謂治聖躬。建立儲副。奏曰。臣竊以兩漢而後。諸
侯王入繼。聖統者甚眾。或以功。或以賢。或以親。或以黨。四者之繼。隆
替之所係。以功與親賢者。何嘗不興隆於寶緒。繇黨附而至者。未有
不基乎禍亂。哀平威靈之類是也。千百載之下。為之監戒。今上生而
敏睿。天資英哲。先帝知其曆數在躬。又當近屬。實以親而賢。授之寶
器。及誕告于外。謹聲翕然。殿下以積勲之後。配德仁宗。主宣陰教。天
下蒙福。上自潛德之初。殿下鞠育保護者三十年矣。先皇厭代。宣導
遺旨。掌握機柄。佐佑聖嗣。克安天下。求我帝業。丕功茂實。固不待慈
臣一二而談矣。上遠豫而來。重煩聽斷。庶務允輯。中外賴焉。比聞詠
議。宣傳上疾未間。言或荒忽。承顏之禮。時有所闕。殿下幾至不豫。家

覆外臣罔測謂之然矣。臣竊慮小人乘間幸兩宮如是。陰為交關以生他事。殿下察其素履。知其有疾。故當責忠臣之輔助。庶幾自之調理。又聞上意自倦服藥。以致醫工久無效驗。然病者苦甘。其亦常情。誠恐奉御之人。但能備禮。不敢強以服餌。積日之淹。其不細惟殿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情慢之禮。親閱湯劑。力為調治。然嚴威撫之以恩愛如此。人神和悅。得不降祐。上之起居。必遂安適。不然。息禮中闕。慈孝兩失。人言不已。其如天下何。其如宗廟何。其如先帝何。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竊為殿下惜之。臣重思療治之法。即如是言。萬世之計。取不為殿下陳論。漢馬皇后。畢明帝世。克全美德。以至鞠養。章帝勞悴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隙。章帝終為賢聖之主。其保而亦已明矣。史冊書美。世遠益光。臣伏願殿下循修以為法度。念先帝之顧體聖躬之憂危。官中問言。不可不察。

方四海顯顯。日期振治。萬機取決。不可持疑。雖神宇暫勞。而宋祚安矣。俟上躬平和。還居清淨。愉怡壽考。告不休哉。况淮陽王及諸孫。夫資淳篤。宜均撫育。以盡愛慈。繼繼承承。本根為重。儲副之停。安可暫虛。殿下宜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謀乃輔。臣助成君德。早議建立。旁絕闕觀。則廟社之福。天下之幸。

知諫院司馬光上劄子曰。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遂去邪人。母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遠避。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

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諂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說。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賢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說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青言。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側。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登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恪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臣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諂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之事者。委伴讀。臣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

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自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慎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尤。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謹納。

殿中侍御史傅堯會。上奏曰。臣竊嘗讀傳記。採國家之要務。見聖人之教其子也。未有不思所以護其闕。而養其全。是以事作。執儀物為防檢。蓋大息。惟父子義。則君臣必思義之兩行。實古今之通道。天下之本。庸可易乎。故滯愛生。愆具存。規誠異宮。而慶用別。雖至愚。雖有深慮。竊見淮陽郡王。爵分茅社。位列鼎司。體何但於勝衣。年已踰於志學。雖即外傳。尚居中禁。臣謂非所以養其德。望而廣其嚴。

恭者也。伏願陛下稍抑私情，務存大體，俾之出外，居別館，務務問安，內寢者為定規。然後飲食起居，必有常度，左右前後皆用正人，上以隆父子之恩，下以著君臣之義。卷全教本，此其也。

治平二年，監察御史襄行呂大防上奏曰：臣伏觀皇子顯王，以元子之重，幼年感德，出閣開府，二年于茲。雖陛下聖心無違，未嘗正位東宮，而社稷之本，天下之望，實有繫焉。至于師友寮宰，宜用遺德，英俊一時之賢，或以方嚴見憚，或以行義可法，庶可以行輔導之職。發揮皇子聰明仁義之姿，屢觀前古，未嘗不謹於此。故在虞則有夔、周有周召、史佚、太顛、散宜生、閔天、漢則有留侯、四皓、二疏、石奮、丙吉、常元成、鄧禹、桓榮。晉則有山濤、張華、王導、賀循，皆以元臣巨儒，輔正儲貳。故宣廣言於宣帝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張佚言於光武曰：為天下立太子，則宜用天下賢士。此可見其遴選之意，所以重

國本而尊宗廟也。竊見近除穎王府記室陳薦，侍講孫固，道義無聞，學問至淺，初薦之被選，已為時論所非。而固之獲進，重取識者之笑，皆以為諂事公卿，致身於此。又安能儀刑藩邸，輔翼元良也哉！臣愚以為宜飭輔臣，更選經行脩明，可為師範者，以備王府官屬。薦固之才，量其所堪，改授別職。及乞依舊，令置王傅友官，擇兩制之臣，有道德學問者，充其任。則朝廷尊榮天下幸甚。

三年，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奏曰：臣竊惟穎王地居嫡長，春秋鼎盛，方當稽古向學，修誠進德。若其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所以朝夕納誨，告法度，出入起居，固有不欽。一人元良，萬國以正。社稷之本也。今遴選官寮，進用時俊，歲年之間，即復遷易。於此假途，以陞要近，乃舍縉紳之列，指為仕宦捷徑。非所以資王之重也。願留聖慮，申諭執政。王府記室顧當兼用詞翰之選。至于姻善保傅之業，亦宜於兩府以上。

推擇老誠舊望。行安而節和者。得以久履其職。俾典領宮中之政。至于侍御僕從。便僻側媚。以非正之事云為者。察而聞於王。小者懲戒。大者上聞而斥之。無有憮人得在王門。以著王之令聞。蓋國家無疆之休。惟陛下留神幸察。

英宗不豫。儲嗣未正。劉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即為無窮計。頴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

神宗熙寧九年。宣徽使張方平上言曰。臣聞王者大居正。謂王者君國當先正其統本也。三代遠矣。漢高祖之盛。君即位。太后太子多同時建立。立太子不以長幼。其緩者不四二三年。不然。則必有故。史策具存矣。本朝太祖開國。知天命屬有。仁宗故不與子。然以儲位寓於京尹。太宗自京尹踐祚。真宗自京尹立儲位。仁宗未嘗出閣。即登儲位。先帝入纂大統。尋登尊位。尹京故也。蓋未有陛下即位及今九年。受

天之祐。早有前星之慶。正統大本。謂宜時定。上以尊宗廟。下以係天下之心。國之大事。僭議罪也。然陛下特以恩意留臣在朝。愚慮所及。敢有不盡。故不避嚴憲。輒陳忠悃。

神宗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下無慮數十萬計。眾洶懼。知開封府王安。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元豐六年。禮部尚書黃履上奏曰。臣聞古之至治之時。太子雖在孩提。有識之間。必選天下孝悌博聞之士。以衛翊之。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恭聞皇太子妙齡。波加保傅。未立。雖其神靈。猶養得於天縱。而樂以修內禮。以修外。至於其成也。懌而恭敬。溫。未深。知父子君臣之道。則亦有所教也。伏惟皇帝陛下。勤容周旋。莫不中禮。使之觀之。固有默然而喻者。聖學高遠。肆口所言。皆可為法。使之聞之。

固有曉然而樞者然而主之以息不責以善必立傳以養之審道以示之觀德以喻之蓋二帝三王之盛亦莫不然也臣愚不肖不足以明當世要務與夫先王立治之本徒守愚學輒傳經以言臣不勝愧倦犬馬之情

徽宗時劉元承論謹擇皇子官屬疏曰臣聞天下之本有三法度人材皇子是也而法度人材又以皇子為之本皇帝陛下詳延俊良列于庶位恢張綱目細大畢舉實社稷無疆之業迺者皇子就傅選置官屬為之輔導獨出宸鑒之所識擢可謂急所本矣臣聞賈誼言曰天下之本繫之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講諭教與選左右夫翊善侍講記室之職實掌教諭前日慎東既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不慎蓋教諭之官越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于側所以服習積貫者為賴已多必得其人乃克有補方今之侍之臣其賢與否固已不逃陛下

之熟察矣臣願慎擇莊恪純厚而博學者以充左右之選左右固非正人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元良正而天下定矣苟群枉雜進則治忽以分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欽宗時御史胡舜陟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悉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

高宗時知漳州廖剛奏曰准尚書禮部符備奉手詔節文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中外侍從之臣其導前而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詳延于廷諫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者右臣奉詔旨虛思平生所知識之士覲有以仰承休德雖學問文采不無其人求所謂賢良方正真能直言極諫而文詞敏贍足以應科目者迄未有得久

稽我奏。臣誠惶誠懼。不知所處。除不住更搜訪外。竊復思念侍從之
臣。以論思獻納為職。艱厄未濟。變異仍彰。陛下側身咨訪。亟圖銷弭
之方。此臣等所當披露心腹。竭所見聞。庶幾仰補聖政之萬一。亦何
暇轉索之。於踈遠草萊之士。而望其能言者哉。臣誠不自揆。姑欲以
區區愚見。仰塞明詔。伏望陛下廓天地之度。霽雷霆之威。少垂聽聰。
使狂言獲經聖慮。雖就鼎鑊。臣所無憾。恭惟陛下謙恭責已。勤儉宜
民。聲色不遁。問學是好。嘗瞻父兄之耻。及席仁賢之求。臣實未見聖
德之或缺。然則變見之異。曷為具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自靖康
已來。天之譴怒甚矣。不必日蝕地震之為異也。陛下嘗欲隱之於心。
應天之誠。其亦有未至耶。臣願有說於此。陛下昨者慨然念往轍之
或非。懼天譴之有在。於是建國公之封。蓋將以承天意而示公於
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為子者。豈尚有所待邪。有所待。則是
應天之誠未至也。人君之舉事。惟上有以當天心。下有以合天下之
公議。而幽無負於神明。則在誠以行之而已。倘非發於誠心。而曰姑
若是云耳。則有始而無卒者有矣。曾不足以服匹夫匹婦之心。而况
可以動天乎。臣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位。布告
中外。不匿厥指。使四方萬里。乃至九夷八蠻。皆知陛下此舉出於誠
心。而志先定矣。異時雖有百斯男。不復變易。此於聖德豈不先哉。豈
不大哉。是誠足以答天意而轉禍為福。感人心而變逆為順。彼夷虜
聞之。亦將慕義而率服者矣。此所謂行小變而初不失其大常。陛下
亦何吝而不為乎。臣竊以為陛下之得失。獨在於此。置此之大。而欲
飾小善行小惠以銷天變。非臣所敢知也。且作善降祥。天鑒靡惑。自
古命以義者。後世子孫往往復受天命。如仲雍避季而壽夢有吳。宣
公立和而與夷有宋之類。是也。臣非敢以此為說。辭欲陛下知天理

之昭昭如此。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吾君不能謂之賊。陛下方求直言極諫。臣故敢以堯舜之所為望陛下。伏幸聖慈未賜枉著之誅。而加采納焉。實宗社生靈無窮之福。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建炎四年至越。上虞丞婁寅亮上疏曰。先正有言。太祖合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墮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鑿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

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樹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悞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共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他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

紹興元年。張浚上言曰。臣荷陛下恩德之厚。有踰等倫。願事有干於

宗杜六計。臣知而不言。誰為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其萬死。臣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兩宮倚託之重。夙夜憂勤。不近聲色。不事玩好。雖古賢王之用心。持身無以加此。是宜天地感格。祖宗垂祐。受福無窮。埃致中興。臣之區區。亦冀依日月之末光。獲保終年。少效補報。臣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詔大臣。講明故事。仍乞多擇宗室之賢者。優禮厚養。以為藩屏。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孝宗時。張浚上言曰。臣竊惟人君即位。必蚤建太子。所以承祖宗廣孝愛。固根本。懷萬方也。漢高帝初定閔中。付蕭何以居守之任。首建太子。文帝自代邸繼大統。即位未數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以尊宗廟。其為天下國家之計。甚厚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帝堯之心。付受陛下。光昭萬古。邈不可及。為陛下計。所當立萬世之基。拯生民之難。揚祖

宗之烈。用以仰副太上皇帝之心。西漢故事。其在今日。不可不舉。伏望陛下蚤賜睿斷。不勝幸甚。

信州守王師愈奏曰。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宮。立天下大本。以為社稷宗廟永永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故事。命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外間未能深諭。竊惟皇太子副貳宸極。繫四海之望。以紹承統業。當居春宮。日親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尹一州長吏耳。非所以浼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廣大也。雖有至道故事。臣猶以為不然。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勞辱。煩劇事。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撫。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為順。三代時諸侯入為王官者。固多。若已正儲貳。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况自藝祖以來。八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為故事。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即位。則秦王尹京。秦

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真宗皇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八年始升儲。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慶東宮。以全儲貳之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止稍加崇重。已見大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可復舉。真宗既即位。即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未聞已升儲。乃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以皇太子出牧。開封二日而即位。事出倉卒。非可為法。真宗皇帝以至道元年九月升儲。至三年三月即位。自升儲至即位。止一年半。府僚郡政。相仍未久。故未見有不便。今陛下春秋鼎盛。方當衣旰食。以濟大業。未至倦勤。若以皇太子監國撫軍。無所不可。若以一州吏事。誠非所宜也。真宗皇帝在東宮。講讀勸諭之官。汨沒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以輔導啓迪。後容議論。唯日困於簿籍。期會。無乃失職乎。恭惟皇太子英稟異常。天性夙成。日不惠不能臨決民事。在涵養睿德。自新

又新以躋堯舜之盛而已。恐領臨安府尹。非所以挽儲貳也。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為駐蹕之地。所以不為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方以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舉尹京故事於臨安。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復意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臣疎遠愚昧。不知朝廷故事。階越狂妄。罪死不赦。伏惟陛下少加思慮。寬假誅殛。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太子詹事王十朋上疏曰。臣恭聞陛下斷自宸衷。首建國本。天下相賀。以為社稷無疆之福。臣初至闕下。聞太子有尹京之議。臣竊以為未然。臣聞三王之教。世子也不過教之以禮樂。樂以治內。禮以治外。俾知父子君臣之義而已。成王之為太子也。召公為保。周公為傅。太公為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未聞其尹京也。國朝

雖有真宗故事。至仁宗為太子則不然。當時左右前後罔匪正人。養成仁厚之性。四十二年之治。雖堯舜亡以加。初不由尹京然也。況今天府事繁。其所委任之臣。未必有如畢士安者。使太子裁決事事皆善。亦不足以為太子之聰明。增太子之盛德。萬一少有過差。十手所指。小人易得。得議傳聞四方。所損非細。非所以愛太子也。大抵太子之職。在於問安視膳而已。至於撫軍監國。皆非得已事也。陛下但與之遴擇師友僚屬。俾日與端人正士游。養成德性。相與講論古今治亂之理。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議之。寢尹京之議。以安國本。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孝宗嘗有旨。命皇子慶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也田負外郎。兼直講林栗。以為不可。乃疏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

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為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

光宗時。嘉王感疾。左丞相留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迺令彙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閣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與故。并呂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

寧宗時。衛涇奏曰。臣等蚤上奏事。間恭奉玉音。皇太子參決事。朕有此意甚久。昨日趙彥逾經筵。求去奏。及此。此事斷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卿等可商量教穩當。欲待批出。臣等仰見陛下聖明。獨斷為宗社大計。不繇臣下奏請。不勝慶抃。臣象祖奏。陛下欲得皇太子習。

知朝廷政事。此宗社大計。非臣下所敢奏陳。出自英斷。尤見陛下聖明。臣彌遠奏此事。當出自陛下宸斷。臣淫奏陛下。適所宣諭。誠出獨斷。然今日與真宗天禧間故事不同。亦與壽皇淳熙末年故事不同。天禧間真宗聖體不豫。所以有此淳熙間壽皇已有倦勤之意。今陛下春秋鼎盛。正當躬親聽斷之時。聖意不過以皇太子年齒長。欲得習知政事。今與宰執聚議。庶幾習熟天下事體。他時付托得人。日逐於侍膳問安。初無相妨。臣所慮者。恐外人不知。妄有傳播。撰造語言。陛下聖明必能洞照。臣象祖等惟朝殿奏事。得侍清光。退後凡有事件。多是繳入。非時無緣可得通達。內外之意。所以向來韓侂胄因此得以竊弄威福。拾成姦惡。幾危國家。今得皇太子會議。臣等奏事既退。或陛下有所宣諭。或臣等有敷陳未盡之意。皇太子於侍膳問安之際。皆可以從容奏陳。內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間別有

人出入禁闥。干預朝政。豈非宗社大幸。奏事畢。臣等又奏。適來所聞。玉音聖意已定。容臣等退而商議。以聖意擬定。御筆進入。今謹用別幅擬進。更乞睿覽。如合聖意。即乞御筆批降施行。

理宗時。叅知政事李鳴復奏曰。臣嘗讀國史。見真宗皇帝以綠車旌節迎養濮王于禁中。至仁宗生。用蕭韶部樂送還邸。其後授防禦使。累拜節度使。封汝南郡王。兩典大宗正寺。人人莫不畏愛而心服。當時美之。後世頌之。皆禁中教養之力也。皇嗣未定而養之於內。皇嗣既生而送之於邸。先朝典禮具在。可行。伏乞睿照。

金世宗太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司徒兼樞密使徒單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議佞之言起。雖欲

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夫可慎而不畏。不愼。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擇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

宣宗即位。改元貞祐。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為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宮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四年。哀宗為皇太子。春宮所設師保。替論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監察御史完顏素簡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

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于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公以為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先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倘更選賢如周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

知大原府事烏古論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慶也。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會立詹事院。中書省掾劉容上言曰。太子天下本。苟不得端人正士左右輔翼之。使傾邪側媚之徒進。必有損令德。聞者是之。俄命為太子司議。

時東平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未宜輕舉者。四海之宗。不可常空。有三台之位。是以貞臣守道。虞人遠析羽之招。明主防微。漢帝拒祭官之請。斯皆小節尚貫大經。矧此國基係乎太子。方其幼也。但可齒學而振風。及其長也。但可安心而行孝。奚暇乎他事哉。今國家鏞張治具。整頓條綱。內焉三公九卿。外焉而庶疆諸尹。例皆舉賢推德。使宅高下之員。揆務分司。嚴糾傾邪之類。蓋欲有生皆樂。無物不安。盡力推惻隱之心。逐續文明之治。至於中書一令樞密一使。嘗使東宮領之。連旬累月。望儲闈銅輦之來臨。虛榭空帷。設銀祭金墀之太坐。事專歸于副相。政並決於同僚。臣以為中書者機務之關。津天門之鎖鑰。擎四海蒼生之命。掌萬春皇關之家。任之而當。則奠枕磐石。任之未當。則瘵官病政。此寔國家股肱心膂之臣也。樞密者疆場之守衛。熊虎之維綱。武臣效力而有所歸依。強寇寒心而潛消變故。良才司令。則

坐撫塵清。昧者持衡。則多生僻事。以寔國家爪牙統領之臣也。由此觀之。軍民二柄。治亂所關。具其負而非其才。尚恐難行。設其位而曠其負。云何可治。且太子正名之後。雖諸王莫得而同。有三師二少之徒。立詹事屬官之院。凡在臣民而感仰。但惟父母之常尊。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為天子之元子。其貴無以尚矣。任天下之副君。其盛蔑以加矣。又何須銀章玉帶。耀一品之華階。宥府都堂。占大臣之上位。名為重之。適所以輕之也。東宮之領此職。非臣之所獲知。若謂藉其重以鎮之邪。則朝臣政事無不奏聞。是天威已鎮之矣。何煩太子鎮之哉。若為他人不可為此職邪。則太師太保國王暨劉公為之矣。太傅司徒亦有為之者矣。觀彼四職不下於此。皆合異姓為之。何獨人不敢為此職哉。况耶律公已嘗作中書令乎。太子之道。春誦夏絃。秋習禮。冬讀書。研磨往古之攸行。爰證當今之可務。

龍樓問寢。慙慙於內。暨之前。甲觀尊可師。懇惻於春官之側。以徽柔為本。以仁孝為先。及其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敢諫之鼓。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胤。祚長久者。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太子正。美。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所以周公示法於成王。賈子忠告於漢文也。以陛下之聖。猶立保傅。在太子以冀疑。伏望陛下慎選碩人。輔導太子。無令降居臣職。以輕其身。當使益增其明。以成其孝。如此。則乾符永握。黔黎知大本之安。震德惟新。天地有長男之美。更望陛下近擇宗室。旁及岩穴。舉大賢充令使之官。即聖主錫軍民之福也。愚臣妄議。實係亂言。但以詔文許陳。朝廷得失。故冒死以言之爾。

世祖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真公輔器。帝然之。命驛

召雄飛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間聞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不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起。稱善者久之。

卷之三

三



程